



张怡微

下一站 西单

THE NEXT STATION XI DAN

一部挑战中国女性

传统道德观念的

大胆之作！

一本最具争议的

女人情爱之书！

探秘自卑女孩心灵秘境

揭露单亲家庭女生成长经历

解读女性同性之爱

张悦然

《鲤》超人气作家

复旦大学才女

张怡微

历经三年，惊世之作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下一站,西单 / 张怡微著. -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5039-4564-9

I. ①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82224号

下一站,西单

作 者 张怡微
责任编辑 蔡宛若
选题策划 祁定江
封面设计 致臻书妆·周红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
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70×1260毫米 1 / 32
印 章 7.5
字 数 15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564-9
定 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序章 / 001

误入世界 从零开始

人的命运，仿佛是一波浪潮。没有永远的汹涌，也没有永恒的湮没。我是谁的谁，谁是我的谁，这件事情，似乎永远找不到固态的根据。分离，看似远离爱，其实是捷径。

Chapter One / 025

你离开了这里，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

在我回忆童年的时候，发现有许多形容词会是压根用不着的。譬如你不知道什么是哀，或者说不知道这就是哀。譬如你不知道什么是孤独，或者说不知道这就是孤独。

Chapter Two / 065

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

随着时间推移，生活在痛苦和希冀中从容地向前奔驰，只为建立起新的记忆。就是那么马不停蹄，身不由己，仿佛命中注定不得穿越风雨走，即使之后风和日丽。

Chapter Three / 111

愈罔诉愈悃想

奔跑的时间总是能吸纳一切问题，它是藏污纳垢的海绵。一些必不可少的转折将人引向爱，它的快感来源于它的痛苦、迷惑。而犹豫不决恰又是它的魔力所在。

Chapter Four / 157

唯追忆永远不会碰壁

到了结束的地方，没有回忆的形象，只剩下语言。而真实，则是在语言中因难免的粉饰而逐渐消失的东西。正因为陌生，才使得阅读在微妙的感知中缓缓惊喜着。

Chapter Five / 169

爱的寂寞将是巍峨

有些东西之所以珍贵，就是因为无法定义，因为它特殊。还有那些永远无法厘清的细微感受。就好像对光影的捕捉，抑或是聆听脚印。永远无法给予指引。永远看不清远近。

Chapter Six / 193

春天该很好 你若尚在

仔细想来，这么多年，无论做过什么，经历过什么，选择了什么，我还是甘愿回到你这里。

聊天。抱怨。又充满动力。而当我终于看到了永远。发现永远也不过是“一直一直”。

Chapter Seven / 215

你生动的注视，曾是我，漫长的鹊桥

我问自己：我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东西吗？有过的，只有过一件东西。就是那个寒秋的夜晚。

那世间到底有过他这个人吗？有过的。

跋 / 226

序章 | 误入世界 从零开始



[林玮质，女，现为自由作者。]

“我叫林玮质，我的父亲叫林桓，曾是煤炭工程师，我母亲是煤矿文工团的提琴手。其实我……怎么说呢，从小到大都不能常见到父亲。听姑姑说，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常驻山西工作。母亲的演出任务也很多。但我对母亲的印象十分淡薄。

他们说，我很小的时候，她就离开我去了国外。父亲没法一个人带我，所以，我的童年是跟随姑姑和堂姐在上海生活的。读书也在那儿。对母亲……很难说有没有恨。好像……没有吧，真的，呵呵。你想啊，我压根就不认识她。我只会恨我认识的人。

“我是……2000年8月20日抵达北京的，那年我18岁，当时完全听不懂公车卖票员口中的北京话，整天数着日子，什

么时候可以离开那些老态龙钟的城市交通。在我心里，北京远不如上海便捷，但这也许只是出于熟稔的缘故，倒也不是硬要比出个上下。但当我越来越深入那片广袤的土地时，冥冥中仍然有些细微的知觉。我的一生怕是要从此改变了。

我的生活与情感，仿佛从那时才刚刚开始，而之前的一切……虽然我并不愿意这样描述，但它们毕竟都过去了。遥远得就仿佛是上一个世纪的传说，而倘若这些传说不是发生在我身上，兴许还挺令人动容的。呵呵。而我现在所立足的土地，也许才真是故乡。我的人生似乎从这里才刚刚起程，而其余的，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。没办法，我太容易受制于心理暗示，同时又强迫自己理性。”

如今这个年代，在你我所身处的这座都市中，已经很少有人执著于寻觅故土的安慰了。唯独林玮质这样的异数不合时宜地依然如故。想要为自己寻找恰当的归属曾一度是林玮质头疼的问题。但故乡不只是一个标志、一把泥土、或是一个爱人。多年来她埋头建设着心灵，如痴如醉，这华丽的构想甚至企图包围全部慰藉自身寒颤命运的期望，因而难免地，横生出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来。

林玮质曾有过许多要好的朋友，如今散落在不同的城市，但她从未忘记他们。即使她同他们所走过的那些街道，正在日复一日地被细微改变。她留在原地，被迫地注视着毫不动情的时间马不停蹄经过。记忆决不是一瞬间就面目全非的，但这种嬗变锲而不舍、深入城市的骨髓。变迁史即是篡

改史。所有的破坏仿佛是由一开始就被决定好了，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都成了历史的道具。这样的假设看似不由分说，且无情无义。可你知道，任何粗暴的变迁在善感而自负的人们看来会有多么的触目惊心。

“但北京毕竟是我的家。”

许多年前，林玮质在自己的博客上写过这样一句话。虽然她在上海待了十多年，可是如果你追问她到底是哪里人，如今她怕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，“北京人”。这或许也是因为，她父亲是北京人的缘故。但也不尽然。父亲的内心，林玮质始终不曾真正走近。而言及认祖归宗，听起来又是那么可笑的事情。林玮质曾经非常努力地想要呈现自己的内心，但最终放弃了。因为有些情感，不得不隔着沉默，才能专注地深凿出情谊的真挚。

“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是因为某个人，令我开始对这座城市产生眷恋。我想每个人的生命中，都会出现那么一个人。仿佛他甫一出现，就带来了一道圣光。可你明白的。有时这也是劫难。”

仔细回想起来，上海的林玮质与北京的林玮质，甚至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。而在不同人心里所记忆的她，竟然也有着迥异的区别。说不上好坏，但就是有那么一些不同，这种不同是显而易见的，也是重要的。她活在他们片面的记忆中。即使将这些编年的她拼凑起来，都未必是一个合理的呈现。虽然每一个她都是真实的、活泼的、深情的。每一个她

都令人无奈、伤感、心意难平。这样看起来，比情爱更易流变的，恐怕是人本身。上帝从来都没有许诺、不能保障性情相契的两个人一定会相遇、一定会厮守终身，也不能保障人的性情志趣恒定不变。

上帝也无法预期，每一个活泼泼的生命需要历经多少转变，才能够呈现我们此在所见证的外观与性情。时间带走了可笑的稚拙，同时也带走了过往庞大的情感付出。遗憾恐怕是生命永恒的本质。也许想通这一点，许多复杂的问题就能渐渐显得缓和，生命就能变轻。

而在如今的林玮质看来，想要将她所亲历的成长写作为文，甚至成为了一个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得不违心的行为。她不便重回往昔的生命中，替自己说出那些如今会令她后悔莫及的话。

她甚至不便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，去再度否认爱，或是放弃爱，且说不上一个可靠的因由。那些她不愿回首的往事，在当初做起来毫不费力，如今描述起来却挺伤脑筋。毕竟，过往在她的心目中所心心念念的紧要事、紧要话，一旦隔着苍白的时间顶真地细想起来，竟也变得不足为凭。

遗忘恐怕是罪，回忆又多少是掩饰。她斟酌过后，选择再创造。

[王乔，女，现在香港读博。]

“我叫王乔，是林玮质的堂姐。我的父亲是一名木偶剧导演，母亲早年辞职在家，全职照顾着我和林玮质。我18岁时考到北京念大学。19岁那年，母亲因乳腺癌切除了乳房，但她至少保住了生命。她如今的面貌，在旁人看来已无大碍，可大病过后，她骤然变了一个人。

可能在病榻前，她方才觉察自己一生过得憋屈，为了一个她不甚满意的家庭付出了整个青春，到头来却没有能称得上台面的成绩，中年还积郁成疾。所以，那之后她迫切希望我以后的人生能够远离柴米油盐。至少要受人尊敬。

我毕业的那年，她极力支持我赴港读博，甚至完全不关心我喜欢什么，就理所当然地以为，出去总比回来要好。我想，她一定是希望我能过一种她不曾经历过的人生，哪怕这种人生会将我推得离家很远。但她固执地坚信那会是更好的生活。虽然在我看来……有些事其实也很难说。

“我的生活，现在就这样吧，很平静。我也不知道应当怎样打发漫长的日常时间。我没有爱好，或许曾经是有过的；也没有条理，一个人生活对条理的包容度是极大的。关于我所走过的那段成长，我心下的滋味也极为混乱。说不清是喜是悲，说参半也不尽然，因为我毕竟亲历了一些不好的

事，那些事几乎彻底地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，致使我并不十分想要回到过去，也没有特别迫切的愿望回到家乡。因为即使在那里，我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美好回忆。

“我如今学的是传媒，星盘上说我的人生比较容易迁徙与更换专业。但我不怎么相信星座。在许多事发生之后，我便不再相信那些放之四海皆准的迷信，那不过是有闲者相互寒暄的方式，而非深交者所必须行经的途径。

但就眼前我所从事的领域来说，我的个性的确不怎么适合。我尚不能与我的父母通畅交流，却始终在对此做着深入的理论探究。也许很久以后，我会成为一名研究员。极普通的那种，没有什么像样的成就，也未必能受到多少尊重。没能成为母亲想要的那种人，我觉得很愧疚。”

王乔如今的生活安定规律，清晨，她会绕到半山，细细地感受着这座城市苏醒的气息。远方是浩瀚的海，往北是故乡。她已渐渐习惯于这座巨大的离岛及其所分泌的孤独与奇异的气息。虽然有时她并不知道，冥冥之中究竟是何种力量，既在感官上抓住了她的眼光，又在情感上让她投降。

来香港以后，与相处4年的男友分手，曾一度令王乔崩溃。可有些伤痛，未必会以剧烈的方式呈现。在和风细雨中，疼痛会显得越发绵延。那曾是她第一个男友，而她从前的描述是——“唯一一个”。

如今对王乔来说，最难熬的日子恐怕已经过去。而令她无法释怀的，有时并不是因为那个个人。而是关于由那个

个人造成的全部丧失所萌生的追悔之心。世事早已更迭，那些早前被粗暴打压的细琐情感，如今都随着他的离开而缓缓苏醒了。而被他所遮蔽的一切，原来全都没有死去，而是完好地守在原地。曾有无数次，王乔以为自己的内心已经钝化了，却不知道稍一放松，痛苦的情绪就能越过缝隙，兀自喷涌出来。

但生活总要继续，在某些平常的下午，王乔也乐意绕道到半山的咖啡馆小坐，与陌生人一起谈论些生活琐事。

“你知道，我总是觉得这里的衣物有烘干机的味道。”譬如王乔自顾自地抱怨着。

“这鬼地方太潮湿，唉……我开始还问周围的同学哪里可以晒衣服，后来发现，香港人都是不晒衣服的。所以，有时候你只能守着这种味道，直至你身上充盈着这种味道。你讨厌它，又离不开它，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我总是觉得，好像中学生活还在眼前，我对和林玮质一起吃麻辣烫的样子还记忆犹新，怎么一晃年龄就要奔三十了。真是难以想象，连我自己都受不了。”

表面上，王乔依然漂泊任性，固执己见，但在内心里，她却长久地怀有着一种不洁的知觉，也始终无法彻底走出漫长的青春期。她无法洗涤，那些由体内及外部生生不息滋长的脏东西。它们蚕食着她的情感，却又仿佛就是她生命中赖以维系的一部分。她必须携着它们向前走。没有更好的选择。这种知觉，在别人身上或许也有，但别人看不见。

在内心深处，想是王乔依然很难面对，那些手机通信录、或是网路MSN上那些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。她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，适逢那些不得不面对的生死别离。是将他们删去，还是……坚强地保留着那些空虚的符号，面对一再反复的视线相逢。但她选择了后者。套用那句时髦的话说来，在悲伤和虚无之间，她选择了悲伤。

回忆。永远是这样一个主题。它不是由无数有血有肉的姓名串联起，也不是消磨时间的点缀，而是一场真真实实的检阅。你不得不眼睁睁注视着那些善良的、毫无过错的美好一点一点离你远去而束手无策。时间是最狰狞不过的东西，它将不动声色地将你置身于一个似是而非的境遇中，所有的情境仿佛就在当时，可它到底是夺走了最重要的那个人。于是，所有的美好都将丧失凭借。

即使是这样，王乔宁愿相信着，所有的丧失在冥冥中都有注定。努力是徒劳。无论是徒劳着忘记，还是徒劳着铭记。而始终没办法想通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大概也算是她身上最最不堪的顽疾。

[赵堦，男，现为K大中文系讲师。]

“林玮质？……那……真是……很久没见了。”

“我刚读完博士留校。多少……还是跟我爸爸有些关



LER Y

苏 艺 术



绘画 · 雕塑